

20世纪

总顾问
巴金 冰心

中国散文英华

江南 ● 岭南卷



主 编 吴欢章 沙似鹏
副主编 顾 潜 张祖健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张利勇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江南·岭南卷)

吴欢章 沙似鹏 主编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375

字 数 472 000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7-309-01951-2/I·152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
丛书

京华卷

海上卷

江南·岭南卷

西部·北方卷

巴蜀·荆楚卷

关外卷

台港澳卷

海外游子卷

总 顾 问：

巴 金 冰 心

顾 问：

柯 灵 余秋雨 曾敏之 许达然

高若海 林 非 赵丽宏 吴圣苓

书名题签：

冰 心

主 编：

吴欢章 沙似鹏

副 主 编：

顾 潜 张祖健

分卷编选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丽青 李 兵 陈伟娟 喻凡增 顾国旺

殷 仪 黄乐琴 葛万福 潘颂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盛寿云

封面设计、摄影：

陆震伟

百年文海潮汐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总序

吴欢章

在将要挥手告别 20 世纪的时刻，我们回首中国散文的百年历程，不免有七分自豪，三分感慨。在风雷激荡的 20 世纪，中国散文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同人民的脉搏相连，创造了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艺术业绩。放眼百年，名家辈出，佳作联翩，可谓群星丽天，繁花匝地，给中华江山装点了一派绵延不尽的美丽。然而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犹如中国社会一样，前进途中又是千回百转，迂回曲折，春去秋来，潮起潮落，其间充满酸甜苦辣，历经沧海桑田。不过从总体来看，20 世纪的中国散文，确是一个艺术宝库，也是一座历史丰碑，其百年旅程中的兴废更迭的印迹也是足以启发人思索的精神财富。历史是连续的，也是螺旋形上升的，重要的是经验应该总结，教

训应该记取。今天我们来检阅百年来的中国散文，正是为了使它以更坚实的步伐跨入新的世纪。

20 世纪的中国散文，可说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散文是最贴近生活的文学样式，同时代生活保持着紧密联系是现代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因而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在散文中得到全景式的反映。从民族觉醒到国家变革，从民主革命的烽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从工农大众的悲欢到知识分子的沉浮，从国内各民族的生活变迁到海外游子的生存状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论工农商学兵，无论东西南北中，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散文作者所摄取，都在散文画卷里被无远弗届、无微不显地表现。展阅这些散文，犹如走进活的历史，从中你会看到活跃在 20 世纪大舞台上的中国人的英勇身姿，感受到贯穿百年的振兴中华的火热灵魂，领悟到渗透在社会深层的生活底蕴。这是一部认识和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具体而生动的生活教科书。

对时代主潮的注视，对有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生活现象的关心，是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重要特征。20 世纪是中国历史由近代转向现代的世纪，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而前赴后继地英勇奋斗的世纪，社会巨大转型期的时代风云，强烈地吸引着众多散文家的注意，激起他们的创作热情，这是很自然的。自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梁启超、秋瑾、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巴金、丽尼、柯灵、何其芳、丁玲、孙犁、刘白羽、魏巍、杨朔、魏钢焰、余秋雨等等，一代又一代散文家，为关系到亿万中国人命运的时代潮流推波助澜，献出了心灵激情和艺术才华，这正是他们作为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艺术家的良好的表现。任何时代都有主流，任何时代交响曲都有主旋律，正是它

决定着时代的轨道和方向，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散文家关注和投入时代的主流，描绘与其牵连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现象，不但可以使散文创作走向大气，而且可以使生活的反映达到深刻的程度，从而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积极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散文家的创作成就已经历史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时代生活是广阔的，有主流，也有许多支流。它既有雷霆风暴的一面，也有霁月光风的一面；既有金戈铁马的一面，也有轻歌曼舞的一面；既有大江东去的一面，也有小溪潺湲的一面；既有壮怀激烈的一面，也有闲情逸致的一面。散文作为自由而灵活的文体，它的领域应该是海阔天空的，它表现的对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现代中国散文家正是充分运用了散文的文体特长，创造了灿若云霞的艺术景观。冰心的爱的呼唤，朱自清的儿女情长，徐蔚南的描山画水，郁达夫的履痕处处，周作人的品茗谈艺，林语堂的幽默说文，秦牧的艺海拾贝，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诸如此类，都使文苑增添了赏心悦目的佳卉，给读者带来怡神益智的审美享受。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反映时代主流而反对生活的多样表现，也不能因为提倡生活的多样表现而反对时代主流的强调。散文百年历程反复表明，各执一端的片面观点，有碍于散文创作的繁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才是从历史中引出的正确结论。

散文是不能虚构更不容许虚假的，无论反映什么样的生活，真实性是它的第一要义。散文创作必须直面现实人生，对所描写的生活有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才能产生具有真实性的作品。用想当然的理念去代替生活本身，不管如何添油加醋，不管怎样花里胡哨，也只能导致散文的虚伪。但生活又不等于艺术。有闻必录，对生活全盘照搬，罗列和堆砌生活现象，也是散文必须防止的弊端。散文创作必须经历一个由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过程，经历一个由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的过程，这样才可能诞生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散文作品。在这个提炼生活的过程中，当然不能排斥理性的作用，

问题在于必须从生活实际出发,着眼于生活本身,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生活素材中所固有的带有本质意义的和动人的东西,这样创作出来的散文才能发挥感染人心而又于人有用的作用。在散文创作中,一方面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方法,这也是我们从现代中国散文的曲折发展中必须汲取的教训。

二

20 世纪中国散文也可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史。散文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文学样式,它不但要表现作家眼睛里所看到的世界,更要表现作家心灵中所感受的世界。现代散文在描绘世纪风云的同时,也映现出流淌百年的心灵波涛。通过 20 世纪中国散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漫漫长夜里中国人民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革命浪潮中反对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精神轨迹;可以听到被压迫者的痛苦呻吟,也可以听到反抗者的战斗呐喊;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黎明来临的喜悦,也可以听到新时代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可以看到征程多艰所引起的民族沉思,也可听到峰回路转所激发的春天歌吟。一部中国现代散文史,犹如高尔基作品中的丹柯所举起的心灵的火炬,照耀着百年来的漫漫征途,显示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坚强、丰富和美丽。

现代杰出的散文家郁达夫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观察,曾经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这既是对“五四”以后“王纲解纽”时代的散文创作的一个概括,也是对散文的文体特征的一种说明。散文是一种直接出诸个性又诉诸个性的文体,它必须立足于作家的真情实感,有作家的真生命、真见识和真歌哭,才可能具备散文所特别需要的亲切感人

的力量。无个性,即无创作的真挚性,也就不可能有散文以之为生命的真实性。现代散文的历史反复表明,凡是思想解放、个性活跃的时期,散文就出现繁荣的局面;凡是思想沉滞、个性压抑的时期,散文就沦于萎落的境地。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就可产生散文的艺术独创性,就会形成散文各具风采的艺术风格,就能出现散文创作万紫千红的气象,而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人民大众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这是现代散文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所显示的一条艺术规律。

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散文家只能表现自己所熟悉的和感动过自己的生活,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不要轻率地横加干涉。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表现自己的生活见解的充分自由。散文最不能容忍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论,倒是最需要基于深刻观察的独到见解。散文有没有表现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是它能否具备深刻的思想力量的根本原因。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承认作家有艺术表现的充分自由。散文家采取何种体裁,运用什么方法,应完全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和美学爱好而定,在“如何写”的问题上更不该有什么限制。尊重散文的艺术个性,就要鼓励作家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散文的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综合体现,是作家的个性发挥到极致和达到成熟境界的艺术结晶。我们应充分认识各种艺术风格的存在价值,只有无数闪光的星体才能构成灿烂的天宇,如果随意抬高一种艺术风格而贬低另一种艺术风格,只会导致整个星空的暗淡。我们之所以强调提出以上这些意见,因为这是从现代中国散文演变过程中引申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自然,现代中国的散文史也告诉我们,散文家各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其中也有高低、深浅、宽窄等等的差别,但我们不能消极地限制艺术个性的表现,而应积极地引导散文家的艺术个性使之高尚化、深刻化和宽广化。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充分张扬散文家的艺术个

性,必将促使散文这种自由的文体更加兴旺和繁荣,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我国幅员辽阔,散文创作的分布地域是相当广大的。现代中国散文实际上是由各具地方特色的散文创作共同融合而成。地域特色,正是构成统一而又多样的现代散文的重要因素。“五四”以来席卷全国的新文学主潮统摄着和推动着各个地域的散文创作,而各个地域的散文创作又吸纳着和丰富着新文学的主潮。从地域文化视角来观察和研究 20 世纪中国散文,有利于深入把握它那相辅相成的辩证发展的艺术规律,也有利于促成全国散文创作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良性机制和完善格局。

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现象,历来为中外文艺家所重视。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把“环境”作为决定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三要素”之一。我国古代不少论著很注意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分野,现代的鲁迅也曾研究过“京派”和“海派”的区别。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愈趋重视。从文学领域来看,河北的“荷花淀”派,山西的“山药蛋”派,西部文学,关东文学,“新边塞”派,岭南文学,巴蜀文学,荆楚文学等等,都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有方兴未艾之势。这种时代信息提醒我们:应当把研究中国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的课题提上日程。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应该说是相同的,但我国版图广阔,地域繁多,各处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生活方式、文化渊源、艺术风尚又不尽相同,因而导致散文创作也各有不能代替的特色。同是反映都市生活,但萧红那具有关东气质的散文不同于张爱玲散文的海派特色;同是抒写文化感受,但江南的余秋雨也有异于塞北的张承志。研究散文的地域特色,掌握它们各自的艺术规律,可以使具体地了解现代中国

散文的丰富性并促进这种丰富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提倡文学包括散文的民族化、大众化,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地方特色恰恰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肯定和提倡散文的地方特色,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它的读者覆盖面,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那样,“现代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鲁迅全集》卷10,206页)

研究散文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我国文学史上常有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形成艺术流派的现象,譬如明、清两代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公安派、竟陵派和桐城派就是如此。通过艺术流派的竞赛推动文学的发展,应该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方法之一。自然,形成艺术流派的因素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着眼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域众多的状况,是否能以某些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建立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以形成我国文学包括散文的绚烂多姿、繁花似锦的局面?我们这样的设想,既有历史的先例,又有现实中已经萌芽的趋势,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在认识上提高自觉性,努力加以理论的鼓吹和艺术的实践。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想法,编纂了这套《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丛书。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或按作家编选,或按题材编选,或按主题编选,或按体裁编选,而是以大的地域为基础加以分类编选。为了扩大编选范围,我们在分卷编选某一地域的散文时,把与之相邻近地区的作品也纳入篇幅。我们在这样做时,曾经遇到不少难题,编选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准确和不尽科学之处,我们只是想为我国地域散文画出一个粗疏的轮廓,给读者和专家提供一个阅读的文本和研究的参考。

四

现代散文的文体自觉,始于“五四”时期。在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是很宽泛的,除了诗、赋等韵文以外的文体统称之为散文。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才提出了关于“散文”的新观念,把“文学的散文”和“文字的散文”区分开来,特别强调了散文的文学性。沿着这个思路,后来很多作家先后提出了“美文”、“纯散文”、“随笔”、“絮语散文”、“小品文”等名称,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散文”的文体。在文体特征上一般都强调了散文的随意性、个人性和艺术性,在表现方法上则强调了抒情性、叙事性、议论性诸种艺术元素。但到30年代以后,“散文”的观念却又逐渐走向“泛化”。因为在现代散文发展的过程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文体不断发生裂变和分化,偏于说理的“杂文”逐步壮大,而偏于叙事的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也日益蔚为大观。本来文体的分化应该说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像“杂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等已渐渐形成独立的文体形态,但我们却一直把它们都囊括在“大散文”的范畴之内。文体的泛化和文体意识的含糊,给散文创作带来了不少弊病。为了救正这个毛病,近年来有一些散文家和研究者又提出了“艺术散文”的概念。其实,这仍是一个折中的、尴尬的、模糊的概念。既然有“艺术散文”,难道还有“非艺术散文”么?散文就是散文,它既不同于诗歌、小说、戏剧,也有异于杂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等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有着自己特殊的质的规定性。看来,重新为“散文”定位和正名,净化“散文”的文体意识,已是今天当务之急,这样才有利于我国散文按照自身特殊的艺术规律健康发展。

散文这种文体究竟有什么艺术属性呢?这里只能略举数端。

第一,散文姓“散”。“散”的含义,既包括作者心态的自由,运笔的随意,眼界的开阔,想像的纵横,也包括题材的广泛,体裁的灵

活,形式和手法的多样。

第二,散文特别贴近生活。所谓“贴近”,是指它直接描写生活,直接向现实“发言”,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见解,也是指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常常是近距离的,往往迅速而及时。

第三,散文要有抒情性。面对读者,作者须敞开自己的胸怀,无所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喜怒哀乐,以真挚的热情的火焰去点燃读者的心;它的叙事和议论等等,必须浸润在抒情的气质里,“笔锋常带感情”,方具有感人的力量。

第四,散文要有意味。它描写生活又不能拘泥于生活,就事论事,说“一”是“一”,必然流于浅薄和琐碎;它应该从生活本身发现一点内在的意义,表现一点真知灼见,举一反三,“秘响旁通”,才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思想境界。

第五,散文要美。所谓“美”,包括内容和形式,也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散文要有高尚的思想,美好的情趣,并使之通过精心的构思、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反复琢磨的流畅洗炼的文字准确而又充分地表达出来,散文美,才会赏心悦目,濡染读者。

我们就是依据对散文的这种文体观念,编选了这套《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但由于卷帙浩繁,再加我们见识有限,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够准确和完备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多加指正。

1997年红叶时节,

写于黄浦江畔

清歌一曲三江好

——《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江南·岭南卷》前言

黄乐琴

—

回溯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发现一个如此有意味的现象:自戊戌变法前后开始酝酿到“五四”形成的蔚为壮观的白话文运动,其倡导者与实践者居然大都来自江南、岭南地区(下称“两南”)。如,鼓吹文学革命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生于粤,提倡文化启蒙的胡适、陈独秀长于皖,其他在诗歌、散文、小说、文艺理论领域中各领风骚的周氏兄弟、刘半农、茅盾、朱自清、俞平伯、冰心、叶绍钧、徐志摩、李金发、郁达夫、汪静之等也分别由淮水、长江、珠江流域哺育。世纪之初文学变革的潮流中,“两南”魁杰蜂拥,这固然是时势所造,然而那灵山秀水间缢绾流动的元气不也是化合无

数精灵的本源吗？

“两南”位于湖海之滨，横无际涯的奔流和众多的土著文化培育了斯民生气流动的性格。“两南”是楚文化的辐射地，庄子、屈原等先贤的浪漫气息和幻想情致世代相沿。萃天地之清气的灵性之物，在几千年北人南迁的历史进程中，又不断融汇着中原华胄的理性光芒，如此汇聚成瑰丽多姿的“两南”民族特性。

经历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海桑田的变化，失意的名人学士容易接受玄学归隐山林的思想。“两南”多泽、多山、且又偏离政治中心，一代名流幽居林畴，悠哉乎山水、朋友之乐。自魏晋七贤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开创文人雅集之风以来，又有东晋兰亭展楔，六朝乌衣宴游，明清云间聚觞，往来酬唱中多有显山露水的才学。明末清初，华夏文化重心移到东南，“两南”成为人文渊薮，出现了以氏族、书院、流派联结的文化群体形态。如，宁都三魏（魏禧与兄际瑞、弟礼），文氏家族（文征明、文震亨、文震孟等几代文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无锡东林书院，教学相长、师生合著的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梁启超师生均为维新骨干分子），还有以地域为宗派的桐城之文、阳湖之文等。文化群体的涌现，加强了“两南”学术的研究与交流，促进了“两南”文风之盛。

明嘉靖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随着商人——市民阶层的出现，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运动也开始兴起，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随之觉醒与被肯定。这股思想潮流延续到世纪初，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汇合，在“两南”形成了一股个性解放的力量。

从上述“两南”文化的特征中，我们可以明白，为何在清代尊崇程、朱理学的桐城文化成为“天下文章”时，与其异旨异趣的“两南”郑燮、袁枚的才人之文，龚自珍、梁启超的易代之文也能风行一时，声动天下了。也可以明白，为何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刻，在中国古

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两南”许多知识分子能敏锐感受时代的风云，并以其蓬勃、鲜活的创造力推动了白话散文的繁荣。

二

文学是人学，表现个性本是它题中应有之义。纵览中国 3000 多年发展的历史，其繁荣与衰落，都与一代的乱与治有关，都与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否得到尊重有关。先秦与唐宋是我国散文的辉煌时代，其鲜明的特色在于作家创作个性与文章风格的多样化。先秦诸子十家中，《论语》的质朴隽永，《孟子》的雄辩气势，《庄子》的汪洋恣肆，《老子》的深邃玄奥；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的雄奇奔放，欧阳修的平易委婉，苏轼的挥洒自然，王安石的雄健劲峭，正是由于这些散文大家创作个性的充分伸展，才使先秦、唐宋成为我国古典散文的两个高峰。散文发展到元明清时代，总趋势是由唐宋极盛走向衰落，这是因为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压抑人性、排斥个性的同时，也必然压抑与排斥抒发个人情志的性灵之作，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它更要钳制知识分子中的进步思想，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对直接表达心灵、反映现实的散文创作予以禁阻。然而明清时代毕竟又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外来文化冲击的社会，个性解放的思潮顽强兴起，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作家坚持着自己的个性创作。这一现象在“两南”地区尤为突出。特别到了近代，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曾国藩、梅曾亮、王韬、苏曼殊、林纾、王国维等一大批首开风气的“两南”奇人纷纷涌现。他们以鲜明的近代意识在文言散文向白话散文的历史变迁中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同时，在强调与表现文字的“缘情”说上又绵延着云间诗人兼文论家陆机的流风，显示出“两南”散文的传统。本编所选刘鹗《老残游记·自叙》、鲁迅《辛亥游乐》均可见此遗韵。

新文学运动，对中国古典散文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革命，出现

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个性之作。诚如郁达夫所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贵的个性的表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现代文学中的个性表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在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输入的情况下引发的。“五四”文化革命，向封建桎梏发起了冲击，人作为独立的人开始尝试着站起来了。人性的复归，自我的觉醒，反映在现代散文中，就是个性表现比任何时候都强的原因。也正是这个性的多样化，才形成了继先秦两汉、唐宋以后我国散文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由东南先后转移到北京与上海。“两南”人士跨出其地域，融和了北京的雍华浩然之气，上海的兼容大度之气，才有刚柔相济的感发人之境界。本文开头所列录的新文学著名人物，乃至在新的革命风涛中洗礼成长的陆蠡、柯灵、唐弢、瞿秋白、阿英、梁遇春、缪崇群等，均在古都或上海的创作中达到此境界。而“两南”作家如仍浸染于原来的境域，其创作的题材与艺术表现则会偏向于阴柔一隅。他们受“两南”的文化传统与“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注重从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和生命欲求进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其他境域的散文相得益彰，构成了色彩丰富的时代画卷。

三

西方史学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一书中，把人文主义作家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描写看作当时关于人的发现的一个内容。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正值我国明代世俗精神升华的时代，这种世俗精神在“两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士大夫阶级的文学艺术观念，从